

明末清初小说选刊

梁武帝演义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81643

J242.4

4588

明末清初小说选刊

梁武帝演义

天花藏主人新编

韩锡铎
扬华 校点
卜维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242.4
4588

1242.4
4588

梁武帝演义

韩锡铎、扬华、卜维义 校点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沈阳市南京街3段1里2号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326,300开本：787×1092 1/32印张：15 3/4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900

责任编辑：林辰 封面设计：马寄萍

ISBN 7-5313-0018-4/I.8

统一书号：10158.1114

定价：3.00元

4588

出版说明

本书据清代嘉庆己卯年（公元一八一九年）抱青阁梓行本校点。原书仅部分卷首偶见“天花藏主人新编、永庆堂余郁生梓”。系翻刻本。原书序后无题署。

原书所刊书名有五：扉页及正文中缝作《梁武帝全传》，目录中缝作《梁武帝传》；目录页首行作《绣像梁武帝西来演义》；绣像中缝作《西来演义》；部分卷首作《精绣通俗全像梁武帝西来演义》。此次校点出版，简作《梁武帝演义》。

序

史氏载，魏熙平中，造永宁寺，建九层浮屠。静夜铃铎声闻十里。佛法西来，于兹甚矣。比年梁主舍身同泰寺，设四部无遮大会，释御服，持法衣，为寺僧讲涅槃之慧经，缘是佛氏西来之说，复踵西游真经真解而演其义。顾思大地世界中，那一椿不宜可舍事。不知何故有佛有祖，说出许多窠臼；亦不知何故有说佛祖诸家，添出许多窠臼；更不知何故有一班诃佛驳祖之莽汉，别造出许多窠臼。岂非世界中未有舍却一切，而终盲于西来微旨乎？大同中，武帝宗教，乘清心舍身台城讲释义，已渡丈六金身之慈航，出火炕以入化城。后人参是演义而明心见性，诵之说之，复举之揭之，甚而诃之驳之，必须求个脱离窠臼一法。然但求脱离，便已先落窠臼矣。又不免合掌忏悔曰：“我舍不得来。”

目 录

- 第一回 太祖善念动天庭
玉帝赐花开帝业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回 萧侍中养高迁吉地
张夫人应梦产麟儿…………… (13)
- 第三回 托酒交朋餐虎肉
逢猿煮石饱天书…………… (24)
- 第四回 望王气英雄择主
丁父艰鱼龙护舟…………… (40)
- 第五回 魏孝文有志侵邻
王将军无谋劫寨…………… (50)
- 第六回 萧元帅兵分两路
柳参谋法演六丁…………… (60)
- 第七回 埋伏计遭埋伏计
抢粮人遇抢粮人…………… (75)
- 第八回 魏文帝兵败班师
萧元帅功成出镇…………… (89)
- 第九回 草莽中英雄择主
朝廷上臣主荒淫…………… (100)
- 第十回 齐宝卷开市屠沽
萧令君入宫被鸩…………… (115)

- 第十一回 捋虎须郑植行刺
报兄仇萧衍扬兵 (127)
- 第十二回 萧元帅轰轰烈烈起义
齐宝融草草称尊 (140)
- 第十三回 萧元帅发高论惊人
房僧寄展奇谋致败 (152)
- 第十四回 房僧寄死尽鲁山节
柳军师水灌加湖城 (166)
- 第十五回 东昏侯国破被诛
萧司马功成受禅 (178)
- 第十六回 魏主兴师报父仇
梁兵血战威邻国 (190)
- 第十七回 柳军师地雷坑魏
郝夫人承宠妬人 (205)
- 第十八回 苗官人恩遭情主盼
孟太妃力保寿阳城 (215)
- 第十九回 圣主爱子立东宫
王足逢君筑淮堰 (230)
- 第二十回 掘庄墓三筑淮水堤
贺郝寿立逼苗妃死 (245)
- 第二十一回 沈尚书阴遭和帝遣
长干寺普度阵亡魂 (259)
- 第二十二回 云光说法天雨花
郝后破戒地生蒜 (271)

- 第二十三回 曹景宗大战长孙稚
王将军夜袭睢陵城 (284)
- 第二十四回 柳庆远乘雾破荆山
昌义之潜兵袭下蔡 (295)
- 第二十五回 磐石山二王遭火
寿阳城李宪投降 (306)
- 第二十六回 李将军寺里求僧
郝皇后官中遇鬼 (317)
- 第二十七回 梁武帝琅邪阅武
昆迦那枯树出身 (329)
- 第二十八回 圣天子大封功臣
贤东宫谏止漕役 (341)
- 第二十九回 郝夫人游地狱变蟒
梁武帝喜佛法谈经 (353)
- 第三十回 受苦恼蟒蛇求忏悔
念恩情梁主觅高僧 (365)
- 第三十一回 梁皇忏释罪升天
宝志公飞锡择地 (375)
- 第三十二回 子尽孝举国称仁
塔放光外邦进贡 (388)
- 第三十三回 功名成天书返洞
劫运消九曜归垣 (400)
- 第三十四回 不投机达摩渡江
遭谗潘昭明屈死 (411)

-
- 第三十五回 梁武帝十二时念佛
宝志公一俄顷归西 (423)
- 第三十六回 侯景弄奸投敌国
梁君贪利纳亡臣 (435)
- 第三十七回 梁主三舍身同泰寺
侯景屡败走寿阳城 (448)
- 第三十八回 侯景赦十罪责梁主
羊侃请大兵守采石 (458)
- 第三十九回 正德藏舟渡侯景
梁王拜佛困台城 (469)
- 第四十回 贼杀贼冤冤相报
佛引佛荷荷西归 (481)

第一回

太祖善念动天庭 玉帝赐花开帝业

诗曰：

国家气运亦何常，须向人心问短长。
时日在天悲曷丧，保民而王愿无疆。
自求莫大乎为善，天与无非是降祥。
偶尔解纷仁有限，续开帝业到萧梁。

话说西晋之时，王室衰微，臣强君弱，一时之三纲不立，五德丧亡，致群雄竞起，或自称王，或自称帝，遂割据于西北一带，龙争虎斗，有如列国。晋室不能支，固弃西晋，而迁都建康，号为东晋。虽说偏安，犹存名号。不意迁儒秉政，崇尚清淡，不知国家经济，遂为刘裕所夺，改号为宋。使后人治平之才，或从膺历数。不意宋犹晋也，不数十年间，又为萧道成所篡，改称为齐，年号建元。这萧道成乃汉时萧何之后，根基不薄，若子有孙，治世之术岂致短祚。不意齐犹宋也，在位不久，早又生出事来。

你道生出甚么事来？原来建康东二百余里有一个兰陵地方，兰陵离城五里，有一个萧家村，因这村中萧姓人多，故以此为名。这村中萧姓，原不寻常，皆是仕晋朝，后随晋元

帝迁都建康，因而寄迹兰陵，渐渐子孙繁衍，日盛一日。又因萧道成登位，大封宗派，因此，这村中萧姓富的贵的，以至为卿为相，种种皆有。单说村中有一人叫做萧顺之，考其宗派，亦是汉相国第二十五世之孙。这萧顺之的父亲叫做萧道赐，曾在宋朝历官南台治书。自父亲亡后，齐高帝得国，因他是齐高帝族弟，又参预佐命，遂封他为临湘县侯，后历官做到侍中。只因他为人沉静，好学寡交，不愿为官，故告归林下。每见族中富贵之人，甚是鄙薄。齐高帝屡欲起他为官，他只以病为辞，因此经年不入城中，唯啸傲山林，作高尚之事。其妻张氏，赋性贤淑，相敬如宾，夫妻甚是恩爱。已生一子，取名萧懿，才得八岁，就在村中馆内上学，天生聪明，为人纯笃，父母爱之如宝。此时萧顺之族中多有显宦，赫赫严严，顺之视如不见。家中只有老仆萧诚、家僮萧用服事。顺之在家甘心寂寞，就是出门行走，也只是坦然步行，若路上遇着车马招摇之辈，必远远由着别径避去。故里中之人多笑他为迂腐，亦有人敬他高品，他俱不放在心上，只寻他一班好友诗文往来。

忽一日，有一好友姓曹名欣之号近野，曾为宋朝征西将军，后因宋被齐篡，他就弃职归家，住在前村，与萧顺之志同道合。这日走来，说道：“这几日天气晴和，园林花发，若只一味默坐书斋，殊觉花枝笑人。今闻得建康郊外梅花正放，弱柳新莺，三春美景，弟意欲邀仁兄同去游览一番，亦是人生之乐事，不识仁兄亦有此兴否？”萧顺之听了，因想道：“我近日正然积闷，就同他去一游，也觉快心。”因说道：“寻花问柳，正吾辈之事，为何不去。”即叫萧用：

“你进去对主母说，我要同曹老爷去建康看花，可备铺盖饮食之类”。曹近野道：“这不必吾兄费心，小弟俱备停当，只要同兄到小庄就行了。”萧顺之道：“怎劳如此费心，只得要叨扰了。”二人遂起身出门，带了萧用，缓步而来。正是：

春游最喜二三月，清赏尤宜一两人。

茶灶酒炉随坐卧，沐浴风景又重新。

二人不一时走到，曹近野迎入书房，同吃了便饭。早见曹家小厮挑着一担食物行李，二人下了小舟，竟望建康而来。不题。

且说这建康，离城十里之外，有一地方叫做土山。是当时谢安流寓建康时，他虽住居在乌衣巷口，却又在这土山上盖起楼馆，栽植竹木花草，甚是工巧。谢安闲暇，便带领姬妾以及子侄之辈，来此游赏，实一胜地。后来谢安没了，风景犹存。每遇春天，游人不绝。因此左右居民家家户户，尽种些奇异花草，以供游人赏玩，或挑入城中卖钱度日，以此为业，又取名叫做百花坞，是建康第一个行乐之场。此时正在二月间，梅花大放，周围有十数余里，游人无日不有，市口做买做卖，茶坊酒馆，或挟妓看花，或邀朋题赋，真是笙歌彻夜，畅饮通宵，无所不至。

且说这日，有个公子姓江名豹，他父亲现在朝中为尚书令，位尊权重，人人畏惧。这公子威福自专，遂结交了一班豪奢公子，同声共气，各处浪游。此时闻得百花坞梅花茂

盛，遂邀了众人，带领许多仆从，各擎鹰架犬，骏马雕鞍，又分付从人先去只拣有花有景的所在，设席备酒等候。他们一路缓行，竟望百花坞而来。才到村口，早有管家走来迎接，说道：“小的们已拣了一处，在东首欣赏苑中备酒伺候了。”众公子听了，遂一哄入村，到了苑门前，各人下马，进入苑中。只见花飞柳舞，满苑幽香，十分有景。遂走上亭来，随意坐下。酒家晓得俱是有名的公子，不敢怠慢，忙忙搬上酒肴。众公子狼餐虎咽吃了一会。忽见四个青衣手拿丝弦箫管走上亭来，又见后面跟着两个艳妆女子，从花下飘飘冉冉而来。众公子看见大喜，道：“有趣有趣，韵事韵事”。遂让二妓者坐下，四个青衣立在两旁，吹唱起来。二妓者轮流送酒，又与众公子猜枚行令，抓打肉麻，无所不为。大家吃得酣然，众公子说道：“我们原为看花而来，若只在此一味吃酒，有何趣味，可往各处遍观一番，方得尽兴。”大家说道：“有理有理。”遂一齐起身，走出苑中去观看不题。

且说萧顺之、曹近野二人，这日也到了百花坞中，见这一带长堤中，虬枝老干，玉色芳芬，见柳色黄金，梨花白雪，二人携手从花中转折。而一派幽香沁人心骨。或在花下品题，或向壁边留咏。两人游了半日，甚觉有些乐意，动了饮兴。曹近野遂分付管家，去捡了一个精致幽僻的座儿，请二人入来坐下，家人取出自备的佳肴摆在桌上，只叫酒保送好酒来，记数算帐便了。那酒保看见二人不像是个大老官，也就不十分来殷勤服侍，只送酒来罢了。他二人也不猜枚，也不行令，只看那些游人济济，士女纷纷，都只向那花底之下叫笑一番，狂欢一阵，便和哄着去了。萧顺之因笑说道：“俗人春兴，往

往皆然。”曹近野亦笑说道：“知觉如斯耳。”且按下他二人饮酒不题。

却说那些众公子走出苑中，各带着三分酒意，个个歪斜，在街上横行直撞，全无礼貌。先出巷口，只见一个小园之中，忽透出美人的莺声燕语。江公子遂轻步向前窃看，却见是几个美色女子在园中斗百草戏耍。他使用手招众公子也来偷看，便不觉魂飞天外。因走在一边说道：“适才这两个妓者虽百般动人，终觉是脂粉油腔，不足取重。怎如这一起美人，天然国色，妩媚自如。怎能够设法他来陪我们吃得一杯酒儿，便快活杀了。”那江家一个小厮说道：“这个何难，公子若要他来陪酒，是极容易的事，何消费心。”众公子道：“他是良家，如何肯来陪我们吃酒？”那小厮道：“我看这些女人无非是村庄妇女，胆小怕事。列位公子只消多着几个大叔公叫他来见公子，公子叫他陪酒，他敢有不陪之理；他见公子这样风流，就不肯也肯了。”众公子道：“他家父母知道，岂不惹出事来？”那小厮道：“有甚么事，他父母只不过乡村小民，以公子之势力，他们要保守身家，往往结交势利，即出妻献子亦常有之。今又非强奸，只不过饮酒陶情作乐而已，酒完送去，还他就是了。”众公子听了，拍手大喜道：“说得通，说得通。”即叫众位家人：“赶进园中与我抢了这几个女子来，着实有赏。”众家人见公子分付，无不尽心，遂一齐赶进园中而来。那几个女子正在园中斗比花草，在高兴之际，忽听见墙外笑声，又见有人走进园中，有两个老成的看见色势来得不好，遂闪身走进屋中躲避。只遗下三个少年女子还在那里赌斗输赢，竟不看见有人

进园，及听见脚步声响，方才抬起头看。众家人已抢到面前，不由分说，扯了三个女子就走，竟捆出墙外。众公子看见大喜，便用手扯扯拉拉，同回到欣赏苑中，高叫：“酒家，快拿热酒来，与我美人压惊。”那三个女子俱吓得哭哭啼啼，就如娇鸾泣凤。众公子那里管他，大家便用手搀扶，同到原处，强逼女子坐下。那店家酒保见公子如此，都吓得人人吐舌，又见连声叫酒，又不敢不拿来，只得将好酒好看果儿碟儿菜儿依旧摆满了一桌。公子见酒到了，连忙起身来，这个取壶，那个取杯，这个来送酒，那个就去送菜，这个问年纪多少，那个问青春几何，这个问名，那个问姓。这边只是哭，那边只是笑，这边跌脚，那边拍掌，真是顽成一团，挤做一块，也就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苑外看的人上千整百，听见几个公子是当今公侯王子之家，那个敢来上前解劝，又见许多管家如狼似虎的把住门口，人略走近前来，就是劈头一棍打来，都只好在门外钻头缩颈的张望。那三家的父母闻知女儿被公子抢去在欣赏苑中陪酒，遂不顾性命，一步一跌的赶来，号天哭地，满地下乱滚，怎奈人多挤住，那里容他到得苑门口去，只在街中叫喊，又当不得人声潮涌，里边那里听得。

不期众公子在亭中作乐，早惊动了隔壁园中萧顺之、曹近野，二人正吃得有兴，看得有趣，要打帐吟哦弄笔。忽萧顺之的耳中微微听得有哭泣之声，心下惊怪，遂说与曹近野。二人侧耳同听，忽一声近，忽一声远，竟不知声从何处来。大家立起走到花下，再细听时，方知哭泣之声却在隔壁园中。萧顺之道：“看花饮酒乐事也，为何哭泣，大有可

疑。”曹近野道：“此不过庸流作酒态耳。”萧顺之道：“非此之谓也。近野兄，你听此娇啼之声，既哀且苦，似乎断肠，而又有嘻笑夹杂其中。此必有强暴勒逼之事，我们且不必饮酒。”忙叫萧用移凳靠墙放稳，萧顺之急走上探头观望。怎奈墙高凳矮，看得不甚明白，但影影见许多人在那里拉扯，又影影见有女子被围绕其中。萧顺之看得不明不白，心下一发疑惑。因走下来，又叫萧用将桌子抬去，桌上放了凳子，他复走上去，将身探出半墙细看，说道：“奇事怪事。”曹近野见他说奇道怪，也走上来看。萧顺之道：“我看这些少年围绕女子轻薄，必非良意。”曹近野说道：“你看他杯盘罗列，无非是馆中女人侑酒，此乃常事，何足为奇。”萧顺之道：“若馆中女人侑酒，必相对欢然，何得有哭泣之声。我见少年轻薄，那女子退缩含羞，此良家闺态，非妓女也。怎青天白日，有此狂徒肆行。”正说不完，曹近野忙悄悄下来，扯着萧顺之说道：“我看那中间一位少年，是你令侄萧庸，他为何也在其内？”萧顺之道：“我没有看见，岂有此理。”曹近野道：“我岂错看。”萧顺之不信，又复走上细看，只见侄儿果然同着这几个少年在那里一起指手划脚，将女子调戏。萧顺之看了，大怒道：“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理！”欲要隔墙叫唤，又恐怕惊他走了，只得走下来，说道：“果然是我那畜生也在其中，我若不去救，这女子定然被他们淫污了”说完就走，走到门口，只见门都是关的。敲了半日，并无一人答应，再细看时，竟是锁的。萧顺之着急道：“这又奇了，店家为何将我们锁住吃酒，难道怕我们走了不成。”话未说完，只听见街上人声鼎沸起来，又不知是何

缘故，叫道：“店家，为何将园门锁了？”只因隔壁有此异事，街上人都挤满了，渐渐挤入店中，故一时店家将大门关了，恐怕不见东西，他因有人在园中吃酒，不便来说，他又要去看看，只得将门锁好。萧顺之见不得出去，一时急得没法。萧用因看见旁边有一张木梯，因忙裹到：“老爷不必着急，有梯在此，不如扒过墙去罢。”因取出靠在墙边。萧顺之急忙上梯，墙外有株梅树，便攀援而下。赶入亭中，大喝道：“萧庸畜生不得无礼！”

众公子忽见有人扒过墙来，心中大怒，正要叫家人动手，萧庸忽抬头看见是他叔子，便吃了一惊，心下着慌，忙对江公子说道：“这是我叔子，不可动手。”众公子听见说是他的叔子，晓得是萧顺之，也就着慌。众家人听见，知他是皇亲，俱吓软了。那萧顺之赶到面前，先将手分开众人，且不开言，就将三个女子拉到半边，因问道：“你三人还是良家女子，还是来赚钱陪酒的？”那女子见问，遂一齐大哭道：“我们俱是良家，好端端的在家中被他们恃强抢来，望老爷救命！”说罢，俱大哭起来。萧顺之道：“且不必哭，你且站下，我有道理。”即唤儿侄萧庸过来，骂道：“你这大胆的畜生！日日结交匪类，在外胡行，你父亲屡屡教训，全不悔悟，还不见有害人之处。怎今日成群结党，劫掠良家子女，白日强逼行凶，在这禁城之外，万目昭彰之地，如此胡为。倘若主上闻知，定有灭门之祸！”因取过一根竹梢在手，望着萧庸身上便打。众公子见他说得利害，把酒都吓醒了。萧庸被打，只得说道：“非关侄儿不肖，都是江公子、仲公子、韶公子三人之事，小侄不过同来看花适兴。这些女